

## ◎ 诗词歌赋

## 旧时杨柳本一家

杨花，《辞源》中释为“柳絮”。《说文》曰：“杨柳无别。”《玉篇·木部》云：“杨，蒲柳也。”《尔雅·释木》云：“杨，蒲柳也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曰：“杨柳依依。”《毛传》注曰：“杨柳，蒲柳也。”梁元帝《折杨柳》诗云：“巫山巫峡长，垂柳复垂杨。”垂杨即垂柳。可见，在古代诗文中，“杨”“柳”均指柳树，“杨柳”并列，也并非单指杨树和柳树两种树，而是只指柳树，一般指垂柳。故“杨花”即“柳絮”。

隋代无名氏的《送别》诗即为明证：“杨柳青青著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？”此诗中的“杨柳”、“柳条”均指柳树，“杨花”“花”均指柳絮。宋代章质夫有《水龙吟·咏杨花》词，词云：“燕忙莺懒芳残，正堤上柳花飘坠。”题为“咏杨花”，正文中写“柳花飘坠”，很显然，杨花即柳絮。

柳絮，即柳树的种子，种子上附生有白色茸毛，随风飞散如飘絮，故称“柳絮”。柳树有穗状柔荑花序，开花后整个花序脱落，雌花序中的果实裂成两瓣，具有白色茸毛的种子就随风飘散而出，便有了“柳絮因风起”的画面。柳絮随风飘散，漫天飞舞，正如愁思绵绵不绝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；随风飘散亦正如游子漂泊，孤苦无依，四海为家，天涯为客。千百年来，柳絮这份飘飞的情思，都化作闲愁与漂泊，零落在诗人们沉寂的诗篇里。

## 闲愁万缕似杨花

谈及杨花，或许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句，便是李白送别王昌龄时，所作的那一句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。

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
(唐)李白

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

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

诗歌首句以杨花、子规起兴，写景兼点时令，杨花落尽，子规哀鸣，渲染凄凉哀愁的气氛。暮春三月，柳絮随风纷纷飘坠，耳边传来一声声杜鹃的悲啼。首句借景抒情，次句便直叙其事，点明愁的由

## 闲愁万缕不过一捧杨花

对许多人来说，杨柳飞絮，无疑是一道“恼人”的风景，飘飘扬扬似飞雪，却又纷纷扰扰刺人鼻。这教人既爱且恨的飞絮，却早以“杨花”之名在古诗中飘飞千年，写下了绵延无尽的愁思。

庾信《春赋》中云：“新年鸟声千种啭，二月杨花满路飞。”杨花自古以来，便飘飞在古诗词的世界中；诗人们的婉转情思，也洒落在诗词世界的长河中，丝丝缕缕，无尽无绝。“春风不解禁杨花，蒙蒙乱扑行人面”，扑面而来的，正是那闲愁万种；“飞絮淡淡舞起，轻裳浅浅妆成”，浅浅淡淡的，亦正是那蒙蒙愁思。



傅抱石《春风杨柳万千条》



南宋《垂柳飞絮图》

来。原来是惊闻友人远谪做龙标尉，正路过五溪的不幸消息。近藤元粹《李太白诗醇》中载潘稼堂评论此两句云：“言时方春尽，已可愁矣；况地又极远，愈可愁矣。”此两句不言“愁”而愁思满怀，诗人于景物中独取飘飞零落、漂泊无定的杨花和啼声哀愁，唤着“不如归去”的子规，飘零之感、离别之恨，怀人之思，都融化在这无边的暮春景色中了。春光易逝，友人易散，残景堪哀，一片萧条凄楚；左迁路远，艰难险阻，忧思可鉴，更添关切、同情。

故三四句云：“我寄愁心与明

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诗人寄情于景，借明月写情思，表达对友人的同情、思念与牵挂。谢庄《月赋》曰：“隔千里兮共明月。”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云：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。”人虽分隔两地，有了明月的寄托，便是天涯共此时。

朱之荆《增订唐诗摘钞》评此诗曰：“即景见时，以景生情，末句且更见真情。”叶羲昂《唐诗直解》云：“音节清哀。”周珏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》中载周敬语曰：“是遥寄情词，心魂渺渺。”这份清哀与渺渺，这份怅惘与哀愁，不仅来自于明月、子

规，亦来自于杨花。“杨花落尽”四字，开篇即奠定了本诗凄凉、哀愁的基调。离别与愁绪，思念与担忧，都融化在这暮春三月的蒙蒙絮雨中。故贺铸词云：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闲愁万缕，不过是一捧杨花。

## 羁旅愁杀渡江人

杨花飘飞之时，纷纷扬扬，漫无目的，恰如无根的浮萍，总能引起游子的哀思。宋人石愁的一首《绝句》，更是直抒胸臆，坦言“我比杨花更飘荡”。

绝句

(宋)石愁

来时万缕弄轻黄，去日飞毡满路旁。

我比杨花更飘荡，杨花只是一春忙。

这是一首飘零之歌。正如《涪水吟》中所唱：“我本飘零人，薄命历苦辛。”石愁，宋代诗人，芜湖人，他一生远离故土，辗转仕途。本诗既写杨花，也写自己，杨花如我，我如杨花，然而我比杨花更漂泊无依，这首飘零之歌，也永远无尽无期。

“轻黄”即淡黄，描早春柳树颜色。我来之时，但见杨柳枝在春风中摇曳，万缕轻黄；离去之日，杨花已零落飘散，聚成小小茸球，散落路旁。杨柳染新色到杨花满路旁，不过短短月余，只在春天的一瞬，可见诗人这一来一去之间，是非常短暂的。诗人或许羁旅客地，就连在客中，也只能做短暂停留，接下来又将启程，辗转他方。

故后两句直抒胸臆，放言一哭，悲哀感叹：“我比杨花更飘荡，杨花只是一春忙。”在空间上，诗人将自己的辗转生涯和杨花的漂泊不定作比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；在时间上，诗人更进一层，言“我比杨花更飘荡，杨花只是一春忙”，一个“更”字，提供了丰富的诗歌阐释空间。杨花是一春忙，我是一年四季都在奔波漂泊；宕开想去，杨花其实是“每春忙”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我亦如此，年年岁岁都在辗转漂泊。杨花是一春，而我是一生。

郑谷《淮上与友人别》诗云：“扬子江头杨柳春，杨花愁杀渡江人。”杨花愁杀的，可能不仅仅是渡江离别的友人，而是天下所有满含离愁别绪之人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